



SILENTLY
LISTEN TO
THE SOLIDIFIED
MUSIC

美式精神+中式情怀

一群现代建筑师的奋斗历程

一段“中体西用”的古典爱情

选择一个人，就是选择一种人生。

静静地

聆听凝固的音乐

梁敏薇 著



Silently
listen to
the solidified
music

静静地聆听凝固的音乐

梁敏薇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静静地聆听凝固的音乐 / (美) 梁敏薇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6
ISBN 978-7-5399-9174-0

I. ①静… II. ①梁…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73553 号

书 名 静静地聆听凝固的音乐

著 者 (美) 梁敏薇

责任编辑 张 黎 孙 茜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3.875

字 数 38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9174-0

定 价 40.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这是一次精神寻根的返乡之旅

也是一种在异国他乡的点滴写实

前 言

在当今商品经济市场中，比较难发现一些小说，是描写理工科技人员的真实工作和生活层面。我是学理工专业的，时常有想为他们发声的冲动。于是，萌发了想写一本以建筑专业为背景线索的小说。再则，我在美国生活了将近卅年，也很想将美国的真实社会现象呈现给读者。我以一些真实的原型和情节构架了我这本小说的主体。我的初衷是想写一本集文艺性、历史性、知识性为一体的励志小说，由于水平有限，不一定能兑现我的初衷。然！我努力了。

这本《静静地聆听凝固的音乐》终于出版了。我衷心地感谢来自各方的老同学、老同事的热情鼓励和真诚相助，那是我写这本书不可或缺的动力；我也感谢我的家人对我的信任和支持；我还要感谢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的通力协助，才得以将此书面世；最后必须一提的是，我要特别感谢马渭源教授（著名的史学作家，是中国第一位走上美国讲坛的明史专家），以及贾铁甲先生和苏平女士的大力提携。

在此一并向所有帮助过我的亲朋好友致诚挚谢意！

梁敏薇

2015年11月6日

目 录

001 第一部

- 003 (一) 终于迈出了沉重但坚定的脚步
015 (二) 金山岭长城，我难忘的梦乡
050 (三) 你们都是蕙质兰心的优秀孩子
088 (四) 我迷醉在如诗如画的富春江畔
122 (五) 你真像一棵小松树
146 (六) 我沾到了北京恭王府的福气
179 (七) 你们简直就是情定威尼斯

213 第二部

- 215 (八) 中国有句古话叫作“学海无涯”
241 (九) 穿梭在希腊、罗马古建筑的历史回廊中
267 (十) 即便流着眼泪也要学着去道别
290 (十一) 费城的一对父女
329 (十二) 在纽约的老人疗养院中当义工
364 (十三) 三个女人一台戏竟然在西雅图上演
392 (十四) 他眼里的闪亮，一如哈德逊河上的灯影扑朔迷离
422 (十五) 春华秋实，长城依旧

第一部

（一）终于迈出了沉重但坚定的脚步

星斗才刚在晨光熹微中隐去，天际已晓岚缥缈，首都机场流线型的巨大窗面迎来了霞光万道。这里似乎不分白昼或黑夜，穹顶上灿若繁星的灯光依然通明。各大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总在忙碌而井然，那些逐梦的步伐急促而杂沓。只听见风衣的窸窣作响、行李的咕噜滑动。纵观人群，神色多游移在自豪与悲哀之间。诚然，那背后会隐匿着一些饶有兴味的故事。可以说机场就像个万花筒，折射出人生百态的光彩和幻影。它在带给人们踌躇满志的同时，也带来了踟躇不安。然而它终究是人们钟爱的、神秘的、富有时代气息的辉煌建筑。

在机场候机室的一隅，蔺苓正在同父母、丈夫，以及好友作依依惜别。她将赴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建筑学院读硕士学位，并获得了全额奖学金。这是羡慕旁人又值得自豪的一次远行，蔺苓也万分期待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争取到这个机会，但在这即将离别的一刻她几乎要犹豫了，一股离愁别绪涌上心头，犹如骨鲠在喉、话语阻塞。她抿着坚毅的小嘴但目光楚楚可怜，最心疼的自是母亲，尽管母亲素来坚强，仍不免受环境的影响而低头不语。蔺苓瞥见妈妈眼中噙着一丝泪花，她急忙上前拥入妈妈的怀中，就像小女孩最喜欢在妈妈的怀里蠕动撒娇那样，想借此拂去离别带给妈妈的忧伤。这时妈妈额前一绺枯焦的发丝触到了蔺苓的脸颊，一种遥远而模糊的记忆像时光的穿越又像电流的触击。瞬间，一幕陈年往事跳跃在她的脑际。

那年她五岁光景，随父母在四川水电工程的施工现场，至今她仍闹不明白父母单位明明在北京为什么全家都在四川山沟？那里常见云烟氤氲在山间缭绕，晚上风声雨声呜呜嚶嚶的，更让蔺苓不敢开门探头，总死死地

跟在妈妈身后或者缠着爸爸讲故事。

那天爸爸出差离开工地，晚上蔺苓和妈妈早早地躲进蚊帐里，工地上蝼蚁蚊虫比较多，一年四季都需要蚊帐，蔺苓倒觉得蚊帐像个安乐窝，躲在里面玩耍乐此不疲。那季节淫雨绵长，妈妈怕蔺苓受寒便将炭火盆移近了房间，照理木炭能完全燃烧不产生一氧化碳，殊不知木炭的质量忒劣而发生了煤气，煤气在屋子里袅袅绕绕，最后钻进了布满尘埃的蚊帐里就再也钻不出来了。

半夜里蔺苓被噩梦惊醒，好像以往发烧生病时那样难受，她用手拉扯着妈妈真想哭出声来，但懂事的她还是忍住了泪，嗫嚅地喊道：

“妈妈，妈妈，我好难受！”

“乖乖，你怎么了？哪里不舒服？”妈妈也惊醒了。

妈妈想伸出手去搂住女儿，在说话和动作间妈妈也觉得气闷了。第一时间妈妈想到了煤气并意识到尽快去打开房门，当撩开蚊帐下地的刹那，一阵头晕目眩竟会头重脚轻，母亲重重地摔倒在地。恶心、气促、昏眩，一齐向她袭来，她想到的只有女儿和那该死的房门。她一面对女儿喃喃地说：

“乖乖，不要怕，不要动，妈妈去开门叫人，千万不要动啊！”一面气喘吁吁地在地上匍匐爬行，用尽了全身力气比上山作地质勘探还要费力，不知多久终于爬到门前，最后一搏打开门后就不省人事了。其实这时蔺苓已没力气动弹，因为她也昏睡了过去。

工地上的宿舍真可谓开门见山，门的对面就是裸露着岩层和跌宕起伏的山峦。月亮正躲在山背后散发出惨淡而懵浑的光晕，这魅影逆光映照着山峰更显嶙峋狰狞。然而已构不成对这可怜而昏迷的母女任何恐怖的威胁，她们静静地等待着万籁俱寂又幽邃莫测的苍天安排。蓦然，山坳里出现荧荧一火的亮点，在黑暗中晃动跳跃，由远及近光亮在扩大。原来是值中班的工人换班回到散落在山坳中的宿舍，当手电光照到一只伸在门框外的手臂时，着实让这位工人吓得毛骨悚然。也多亏了这位好心的工人，将这对命悬一线的母女送到了卫生所。

卫生所在宿舍群的中部，两间平房还算宽敞但设备相当简陋，只有一个李医生和一个小黄护士。在这里护士是可以当医生用的，尤其李医生不在时当然猴子就可以称大王了。不过李医生倒是正牌本科毕业，而且曾在北大医院工作过，只是随着水电工程师的丈夫一起下放到四川工地。李医生胸襟开阔又喜欢过简单的生活，她倒觉得北大医院中人满为患，同事间时有相互攀比和钩心斗角，最让她嗤之以鼻。医生与护士女人扎堆的地方就成了是非的土壤和流言的温床，她更唯恐避之不及。这里倒好，环境荒凉清贫让她远离人世间的纷纷扰扰，不过想要钻研医术也是万难而不现实的了。人们对她尊敬有加，多半是方便开个假条啊；或者拿点好药啊；甚至想去省城看看病顺便逛逛省城啊，不一而足。当然免不了从省城回来给她捎些小玩意儿，那也是稀松平常的，久而久之她也安之若素了。不过在她的医疗职责范围内她肯定是恪尽职守，有急症病人时她一定随叫随到毫不含糊，连小黄护士也有样学样不敢怠慢。

这会儿李医生正在施展急救蔺苓母女的措施，当然这里不可能有高压氧舱的先进设备，为了争取时间她和小黄各自对病人作口对口的人工呼吸。并考虑蔺苓妈妈因劳累耗费体内过多的氧气，加重了心肺的负担病情会严重些。于是紧忙又接上了氧气瓶。一阵忙乱之后蔺苓先苏醒了，她觉得这里好陌生，又想不起来发生了什么。扭头一看妈妈竟然僵硬地躺在另一张床上，脸色煞白鼻子上还插着一条塑料管，尤其那缕被虚汗濡湿的头发斜散在额前，妈妈的脸不复从前的模样，蔺苓被吓得嚤嚤地哭出声来。这时李医生才发现蔺苓已经苏醒，虽然松了口气但还腾不开手，便让小黄护士去哄蔺苓，小黄护士半哄半唬地对蔺苓说：

“好孩子是不哭的哦！再哭还会昏过去的哦！”

没想到这一唬蔺苓哭得更邪乎。“妈妈，妈妈”地大叫起来。也许是心灵感应，也许是妙手回春，奇迹发生了，妈妈的双眉微蹙一下眼睛慢慢地睁开了。李医生大喜过望长长地舒了口气，看着蔺苓妈妈开心地说：

“你终于醒了？倒好像不是我的医术将你救醒了，而是你女儿的哭声

将你哭醒一样，真是不可思议。”

说着小黄也一起笑了起来。蔺苓妈妈虚弱地无法回应，只是牵动了一下嘴角表示谢意。李医生又转过身来对蔺苓说：

“好孩子，不哭了，你妈妈已经醒了。李阿姨要你记住，是你妈妈救了你，要不是你妈妈用尽力气去打开门，你现在还哭不出声来嘞。唉！你们母女俩真是性命相攸啊！”

其实蔺苓并不懂得李医生的话，但她听清了一点是妈妈救了她，从此她记住了妈妈不仅生了她还救过她。就像两颗种子埋在松软的土壤中，只要有阳光和雨水总会发芽的。在她幼小的心灵中已默默地许下了诺言，要让妈妈高兴要为妈妈争气。日后她一路学习都出类拔萃大概就源由于此。对妈妈而言，蔺苓打小就是一个自视甚高，自律超强的小巧人儿，让妈妈十分省心。为此，无论什么阶段，蔺苓作什么决定，妈妈总是赞成并鼓励她，从来都是默契十足。只是从此妈妈的身体一直不好，无论心、肺、脑都受到了损伤，这也是蔺苓最牵肠挂肚的事情。

现在回到首都机场，蔺苓在妈妈怀里微微颤抖，难掩啜泣。此时妈妈反而镇定了下来，像抱着襁褓中的婴儿那样轻轻地摇拍着她。

“乖女儿，高高兴兴地出门，我们都会为你骄傲。你一向都是很坚强的，正因为你的坚强我们才放心，可不要倒退回小小孩去哦！”

妈妈的一番宽慰让蔺苓释怀。蔺苓很清楚任何的懦弱伤感都会徒增亲人的惆怅，于是她昂起了头向妈妈浅浅一笑便走向了父亲。

父亲虽已童山濯濯但仍神情矍铄，他含笑而绅士般地张开双臂，要给蔺苓一个愉快的告别。蔺苓伏在爸爸强有力的臂弯里，思绪又穿透时空凝缩到从前，还是那个年代还是那个工地。蔺苓真不明白，为什么那个时代给她的印象如此深刻？其实不难理解，那时她的记忆之窗刚刚开启，窗外景致宛若天外惊鸿，既新鲜又热烈，会在她的大脑皮层上，海马回区里储存和定格下来，随着生活的启承和消遁，这层烙印时时会翻转活动起来。在这温情又伤感的时刻，回忆自然会生发出来，也算是人之常情。

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爸爸觉得蔺苓长身体需要些营养，当年供应十分匮乏，一个月每个人凭户口只有一斤肉，为此爸爸想跟老乡买点猪肉或鸡蛋。不过这里的老乡一年只宰一口猪，而且会将猪肉腊腌起来，吊在屋梁下，地面的火塘上，常年的烟熏火燎，制成一种特殊风味的四川熏腊肉。据说这种熏腊肉经年不腐，当地人也仅以此作为一年的打牙祭，所以是断然不肯出售的，只好退而求其次买些鸡蛋也算是聊胜于无。

周末爸爸向队里借了辆自行车，说来奇怪，这辆自行车除了铃铛不响外哪个部件都会作响。不过有了它就可以到远一点的农家去买，也许那里会便宜一些。那个星期天很特别，太阳居然刺破云层而出，射出刺眼的光芒，各家各户都忙着晾晒衣被，不想错过这金贵的阳光，蔺苓也跑出跑进地跟着忙。这时爸爸推着自行车往外走，本想躲开蔺苓，因为山路崎岖不平自行车也破旧，带着她不安全，恐怕也不能快去快回。没想到蔺苓眼尖已经看到爸爸了，急忙跑过去拦住爸爸大声叫嚷：

“爸爸我也要出去，我要去春游！”托儿所的阿姨在风高气暖时带孩子们去山脚下转一圈就称之为春游了。

爸爸看着女儿一脸的稚气，尤其那哀求的眼神最不忍心拒绝，又一想让她去见识见识农家也是好的，勉为其难只好带上。爸爸让她坐在后座并一再叮嘱：

“苓苓你要乖些，路上不好走，两手要抱紧我，两脚要向外伸，小屁股也会被颠痛，你一定要坚持住哦！”

“爸爸我会的，我还会给您讲故事，您要听什么？我给您讲‘曹冲称象’的故事好吗？”

爸爸答应之后蔺苓的小嘴便甜甜地讲起来了，爸爸的心也甜得无以复加。这时已走出了宿舍区，山外树木葱郁、风光绮丽。对面山坡上一片油菜花，在阳光中黄得亮灿灿的十分耀眼。远山依然云雾缥缈、淡薄空蒙。近山却绿叶葳蕤、青翠欲滴。空气中飘荡着一种土香气，那是庄稼的土壤；山峦的野花；雨后的空气；混融无间散发出的特殊气息，渗入肺腑、沁人心脾。蔺苓就像一只快活的小鸟，在爸爸的上空盘旋鸣唱，爸爸觉得

和藜苳在一起的每一分钟都是快乐享受。

自行车一路都在吱吱嘎嘎地作响，爸爸的蹬车技术还是相当高超的。前面有一段上坡的山路，爸爸脚下更加使劲，手也用力把稳龙头，尽量避免车身的左右晃动。正要提醒藜苳小心时，突然听见藜苳大声喊叫：

“哎哟！爸爸，我痛！”

爸爸一惊赶紧捏闸，立马连人带车横倒在山路边。藜苳已疼得大呼小叫，原来她的脚被夹在车轮的钢圈里。爸爸的心一下子从沸点降到了冰点，同时像被锥子扎住那样生疼。

“苳苳，怎么啦？要紧吗？小脚疼得厉害吗？还能走路吗？”

爸爸慌作一团，一连串的问候话一起倾泻出来。藜苳只顾得哭，喊完爸爸又喊妈妈，把爸爸吓得六神无主。他急忙把藜苳抱在怀里，将小鞋和袜子轻轻地退了出来，那红肿的小脚皮破处已经渗出紫红色的血来，爸爸的心也滴血了，一阵心酸涌上喉头，爸爸的眼泪随着心血一齐往外涌。然而，爸爸一贯坚强，不在女儿面前流泪的底线不能突破，于是将脸别了过去，顺势用带着泥巴的袖子擦了一下。泪水隐去了，但是泥巴和着泪水在爸爸的脸上抹出一道泥痕，这道泥痕却长久地留在藜苳心底。无法抹杀又淡忘已久，在这特殊的时刻又影影绰绰地浮现出来。正像文学奇才纳博科夫所说：“人类的记忆就像一座环形监狱，没有出口。”钩沉往事会让人追忆韵新、懂得珍惜。

自然，藜苳又被送到卫生所，李医生不愧是正牌医学本科生，不仅会看内科还会看外科。她捏了一下藜苳的小脚，欣慰地说：

“孩子骨头柔软没有被伤着，只是外伤和软组织受挫，不要紧的。”

接着她非常熟练地上药包扎，并叮嘱要卧床休息不要走动。这时她看到藜苳爸爸仍旧双眉不展，揪心的模样，便走过去安慰他说：

“不要担心，我看藜苳命大将来一定会有出息。不是我针砭时弊，她们这代不应该再被埋没，我不相信读书无用论能长久，好好培养她，不要‘书到用时方恨少’哦！”

她又怜爱地看了藜苳一眼。她的话藜苳还是不懂，但是后来，爸爸跟

妈妈说话时，爸爸夸赞过李医生，说她有眼力、有前瞻性。尽管不懂，李医生的话蔺苓是一定会听的。

首都机场这时声喧和人影频密起来，爸爸知道不能占蔺苓太多的时间，终究要一别，便简短地叮嘱她：

“苓苓，在外多爱惜自己，不要让我们担心。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相信你会走好每一步的。”然后微笑地示意让蔺苓去和丈夫话别。

他的名字叫韩启山是蔺苓同系的博士生，现在在该校的建筑设计研究院工作，既做设计研究工作又承担教学任务，而且在业务领导层中占有一席之地。他习惯于指点江山或大发宏论地跟同学开讲。现在这种郁闷而又冗长的等待场合已经让他很不自在了。蔺苓这时向他走来，他原以为蔺苓的脸上会挂满悲哀，会有万分的不舍，会向他道歉。却不料蔺苓是莞尔含笑款步向他走来，他觉得蔺苓在向他挑战，似乎在说：“我赢了，我终于要出国了。”他感到十分可气，又不便发作，于是将视线从蔺苓的脸上移开，以示不屑一顾和她话别。

其实，蔺苓是满含深情地向他走去，她很理解启山此时愠怒的心情。他一直反对蔺苓出国，认为她好高骛远，不珍惜他们来之不易的生活和工作。而蔺苓认为搞建筑不能局限一格，有机会就应出国开阔视野、汲取营养。他们从龃龉频生到唇枪舌剑，各执一端谁也说服不了谁。直到最后蔺苓在托福考试中得了620的高分，争论才缓和下来，尽管启山仍不情不愿也托词多多，但是蔺苓的出国学习总算尘埃落定了。

这会，蔺苓倒像内疚似的，只想给启山一些安慰，她本想走过去给启山一个温情的拥吻，继而欲行又止，她不习惯在众目睽睽下和他卿卿我我。她想到父母亲一直鹣鲽情深，但在家里仅举案齐眉、相敬如宾而已。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她绝不敢造次。何况两个好友都是待字闺中的女孩，不能举止过甚，免得招人耻笑。蔺苓打定主意礼节性地拥抱了启山，并在他的鬓旁摩挲一下。

“我爱你！”她用谁都听不到的细声说着。

但她发现启山无意回应，他的眼神透过镜片显得涣散而不聚焦，不知是若有所思还是余怒未消。她忽然心疼起启山的无奈和沮丧，于是她站在启山的正面，深情地看着他苍白清瘦的脸颊，却又气定神闲地说道：

“两年读完书就回来，我说过的都会算数，我们都应该振作些，好吗？”

启山总算眨了下眼睛表示知道了。

“希望你不会感到再读一次硕士是浪费时间。”他仍面带愠色。

“我已经说过，正因为这里我已经读过硕士，那边再读只要一至两年，你放心我会争取早毕业。”说完也觉得再争辩纯属多余，启山也只好改变语气。

“到达彼岸马上来电话，免得我们牵挂。”实际的意思是免得我胡思乱想，蔺苓也眨了下眼睛，会心地笑了。

蔺苓最后要同两个好友话别了，一个是大智若愚的洛萍，一个是心思缜密的梅伊宏。她们三人一齐从北京四中考入了H大学。蔺苓和伊宏进了建筑工程系，洛萍读的是电机工程系。她们虽然没有义结金兰却契若金兰，是货真价实的闺中密友。后来，她们都从该校的硕士班毕业，已成为社会的精英。这会儿，蔺苓上前两手各握住她们的手，刚才压抑的情感已难以驾驭，神情忽然变得黯淡悲切。好友心有不忍，赶忙劝慰和化解。洛萍抢着说：

“多好的机会！我们祝福你，羡慕你。多给我们写信和寄些照片来，也让我们领略一下国外的风情。还有，我们会经常去看望叔叔阿姨的，你尽管放心。”

说着自己都快要流出泪来。伊宏见状不妙，赶紧半揶揄、半戏谑地问蔺苓：

“你要我们帮你看住启山吗？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

“谁要你们看，他是自由的。”

蔺苓刚说完就觉得有点不靠谱，自失地一笑掩饰了心中的不自在。随

后紧紧地握住她们的手，恳切地说：

“在我回来之前，你们俩务必把自己嫁出去，算我求你们了。”其实，蒹芩清楚她们都有护花使者，但是好胜的女强人往往视婚姻为畏途。

“可是，我的真命天子还不知在天涯海角的哪一方呢？”果然伊宏调皮地抵赖。

“蒹芩别咸吃萝卜淡操心，我的白马王子也不知在哪旮旯里猫着呢？”洛萍也跟着起哄。

洛萍还是不改东北乡音。也真巧，她们仨简直就是南北荟萃，洛萍生在东北，后来随父母来了北京。梅伊宏倒是生在北京，只因父母工作忙，上面还有兄姐，她从小便送到广州由奶奶带大。蒹芩虽生在北京，但父母从事水电工程建设，她也跟着算闯荡过大江南北。后来，都在北京聚首而且一聚十多年。人同历史“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合是进步，分是裂变，分会有阵痛的。此刻，她们姊妹仨握着彼此的手，心却因不舍而作痛，相对无言三秒钟后，蒹芩明白，时不我待该离别了，终于松开了她们的手。她留恋地向各人流眄顾盼，急促地说道：

“一会儿我就要登机了，过了最后的检票口就如同出了国门，你们都不要过去了，尤其大家都起了个早，都累了，回去休息吧！大家多保重，在此别过了。”

她一口气说完，就生怕情绪的波涌会撞击得哽咽难语。她似有凄清的微笑，但难舍之情了然于目。就在翘起着转身的瞬间，两颗晶莹的泪珠滚落下来。这会儿是万万不能哭的，她急中生智便效仿了当年的父亲，别过脸去，趁着弯腰提取行李用袖子拭去了泪水。她不能再回头，终于迈出了沉重但坚定的脚步，她知道这条路是她自己选定的。

飞机腾空离地冲向白蒙蒙的云霄之中，从机窗望出去，最后一道地平线终于在视线里隐退消失。这时蒹芩的心绪还没有平复，她暗暗地骂着自己，怎么如此心猿意马没有定性。她环顾一下四周，机上旅客大都从容安静下来，空服小姐也在有条不紊地工作，她才意识到自己已置身在飞行的